

## 塗鴉藝術，百花齊放——「後塗鴉」年代

文＝畢恆達

### 專欄介紹

塗鴉，不只是替課本上的肖像加黑輪、皺紋、雀斑，再塗上黑黑的缺牙；塗鴉，也不只是在無聊的會議中，於資料空白處亂撇亂畫。塗鴉的年齡，可以從3歲一路畫到103歲；塗鴉的空間，也已從最私密的角落蔓延到街頭、河堤、公園，甚至是美術館內。在塗塗抹抹的背後，藏著什麼樣的時空背景？什麼樣的故事？

紀念壁畫的形式通常是「In Memory of 死者的小名」，並標上兩個年月日，分別代表生日與忌日。畫面上通常會有天使、玫瑰、蠟燭等。

自有人類，就有塗鴉。埃及、龐貝城遺跡的牆上都可以見到簡單的動物或文字描繪，中國的風景名勝也有許多名人雅士的「到此一遊」刻字。我們從小則經常在課桌椅、廁所、公車座椅、公園等地，看到關於課業、愛情、性與政治的塗鴉。這些塗鴉的作者可能是你我他。塗鴉是一個偶發行為，通常為匿名的形式。不過，世界各地街頭，出現一群以塗鴉為業的塗鴉者，並形成團體、次文化，而對都市公共空間衝擊甚鉅的現象，則是受到紐約地下塗鴉的啟發與影響。

### 從簽名到藝術創作

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，大都市中，種族與空間的界線重疊而明顯，例如白人的郊區、少數族裔的貧民窟、中國城等。種族（空間）之間的張力與衝突，經常藉由領域塗鴉表現與加強。對外抵禦外侮，對內則強化聯繫與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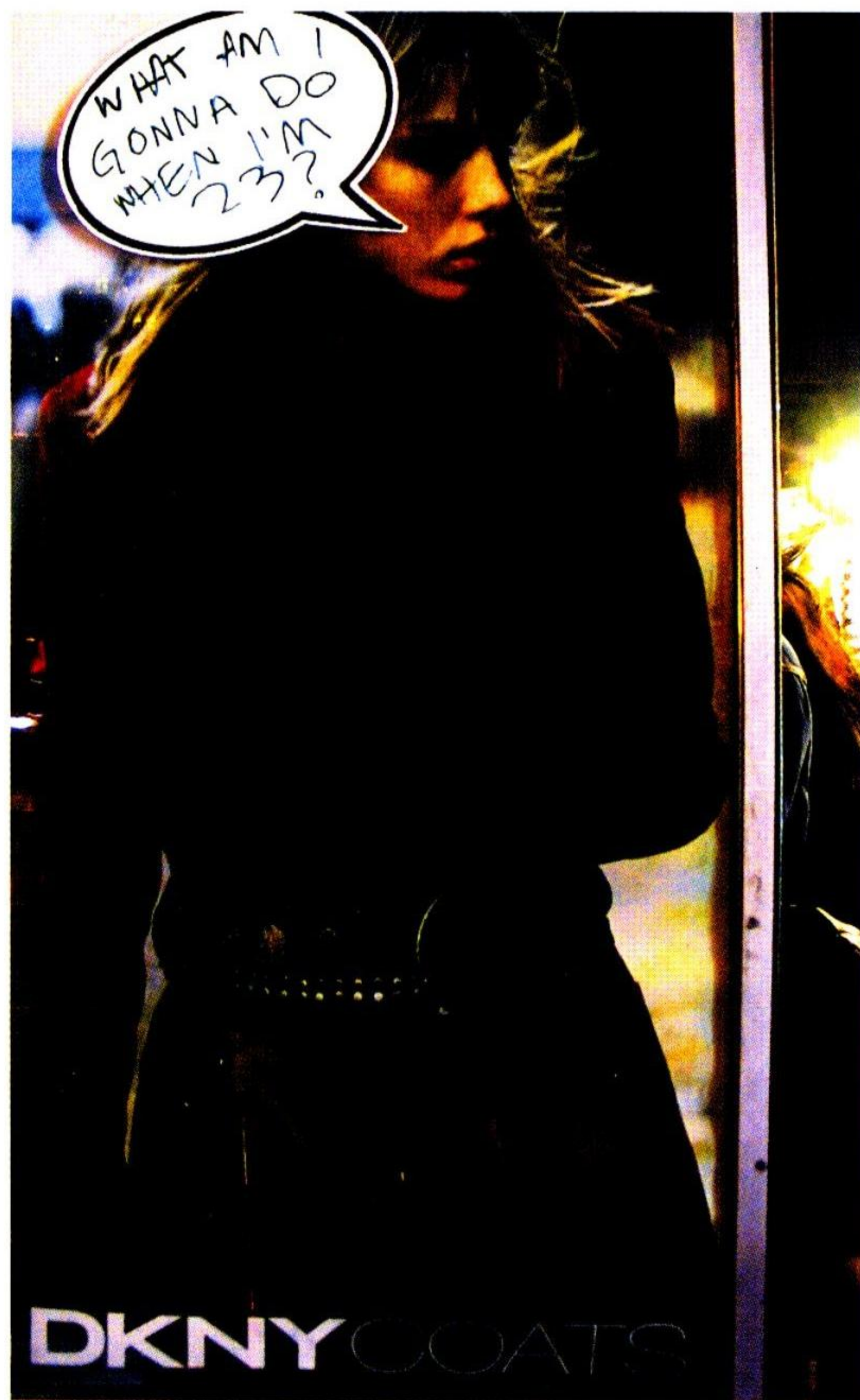
攝影／畢恆達

同。塗鴉的內容經常為社區、幫派、個人的名字。這些塗鴉宣告領域的存在，警告外來者不要隨意侵入。

後來，有青少年將自己的名字（通常是化名）塗寫在公車或地下鐵上，讓大眾運輸成為免費的宣傳工具。塗鴉本來是固著在鄰里空間的標記，變成可以穿越不同種族、階級區域的流動符號。其間，紐約時報對於塗鴉者Taki 183的專題報導，激發了更多青少年走上街頭塗鴉，希望自己的簽名可以在媒體中出現。為了在眾多簽名塗鴉中脫穎而出，並伴隨著塗鴉工具的演進，塗鴉從黑白變彩色、體積愈來愈大、形式從簽名到泡泡字到畫作（piece）、風格從2D到3D到狂草（wild style）。本來只是單純簽名，慢慢有了成為藝術創作的可能。經由攝影集、紀錄片與商業電影的傳播，美國其他城市，甚至世界各地的大都市，也都逐步興起街頭塗鴉的風潮，塗鴉也從簽名（letter art）慢慢吸納其他元素而演變成為街頭藝術（street art），包括噴漆、模板、紙糊、貼紙、馬賽克、編織、光影等不同形式，有人因此稱之為「後塗鴉」（post-graffiti）年代。

### 模版塗鴉、紀念壁畫

模版塗鴉的先驅Blek le Rat，1960年代在巴黎主修建築，熱衷於巴黎的政治運動，曾為「五月風暴」製作海報。1971年造訪紐約，對紐約地下鐵塗鴉留下深刻印象。十年後為報導巴黎的青少年游戰場所「探險樂園」，勾起紐約塗鴉的記憶，開啓了模版塗鴉的創作。他與朋友用紙模複製了上千隻老鼠的圖案，在巴黎的街頭與地鐵到處噴畫，成為歐陸模版塗鴉的濫觴，此後模



(by Bubble Project: www.thebubbleproject.com)



(by Bubble Project: www.thebubbleproject.com)

一名韓裔美人Ji Lee從漫畫的對話泡泡得來靈感，製作了一萬多張的空白泡泡貼紙，貼在街頭廣告中人物的旁邊，邀請路人在泡泡中寫下他們的批評與想法。只要加上對白，就改變了企業原本的單向傳播模式。

文化惡搞，常被用在對抗無所不在的重商主義與企業品牌社會。



版塗鴉的重要人物Banksy 也深受其影響。

紀念壁畫是一種紀念追思年輕過世（因戰爭、職災、幫派械鬥、遭警察射殺、校園屠殺、疾病）的社區居民的壁畫。壁畫源自拉丁美洲國家的傳統，它不僅只是一種藝術，在缺少主流社會的關注與資源的社會情境中，它結合藝術與勞動、藝術家與社區，是讓地方社區議題、關切、希望與驕傲得以發聲的管道。1980 年代因毒品交易而暴增的暴力事件，導致紀念壁畫大量興起。壁畫與地下鐵塗鴉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，然就紀念壁畫風格與繪者兩個層面，則都受到紐約地下鐵塗鴉很深的影響。

#### 意義再創造：文化惡搞

文化惡搞（culture jamming）是利用原有媒體溝通的形式來轉化媒體以創造對其自身的批判，揭露企業形象與廣告所隱藏的真相，用以對抗無所不在的重商主義（commercialism）與企業品牌社會（像是把「EBay」改成「Obey」；把「Just Do it！」改成「Why do it？」；為「Intel Inside」加上「Idiot Outside」）。它既非單純的藝術（為藝術而藝術），也非單純破壞環境的行為（為破壞而破壞）。其中廣告看板解放陣線（Billboard Liberation Front）就是文化惡搞很重要的一個團體，1977 年在舊金山成立，主張我們雖然無法改變廣播電視節目、報章雜誌的訊息，但是可以改造大型廣告看板。以最少的更動，使用媒體的字眼，把它講回去，讓原有的以及新創造的

訊息併陳，來達到最大的揭露真相的效果。修改看板要儘量專業，同時容易清除（並不想要破壞廣告看板），因此大都不直接使用噴漆，而使用容易清除的橡膠膠水黏貼紙張。它是暫時性的向企業借空間（廣告看板）來向公眾傳達自己的想法。例如將Fact牌香菸廣告詞「I am realistic. I only smoke Fact.」改成「I am real sick. I only smoke Facts.」再使用白色膠帶做成箭頭將Facts這個字指向「吸煙有害健康」的警語。這種看板惡搞，只要做一次，上網周知，以後路人看到沒有修改過的看板，腦中也會出現惡搞的版本。

### 重組、拼貼、加對白

近年紐約出現一個塗鴉者叫做Poster Boy，他的塗鴉工具就只有一把美工小刀，以及想像力與幽默感。塗鴉者沒有預先的想法，而是到了紐約的地鐵車站，先在所有的廣告看板（自黏廣告紙）前瀏覽，心中同時構思如何將這些廣告內容重組與拼貼。然後使用小刀，將看板A的動物、看板B的人頭、看板C的某段文字割下，黏貼到看板D上面，於是完成一幅全新的廣告看板。其內容通常是對於當前時事或廣告本身的對話與批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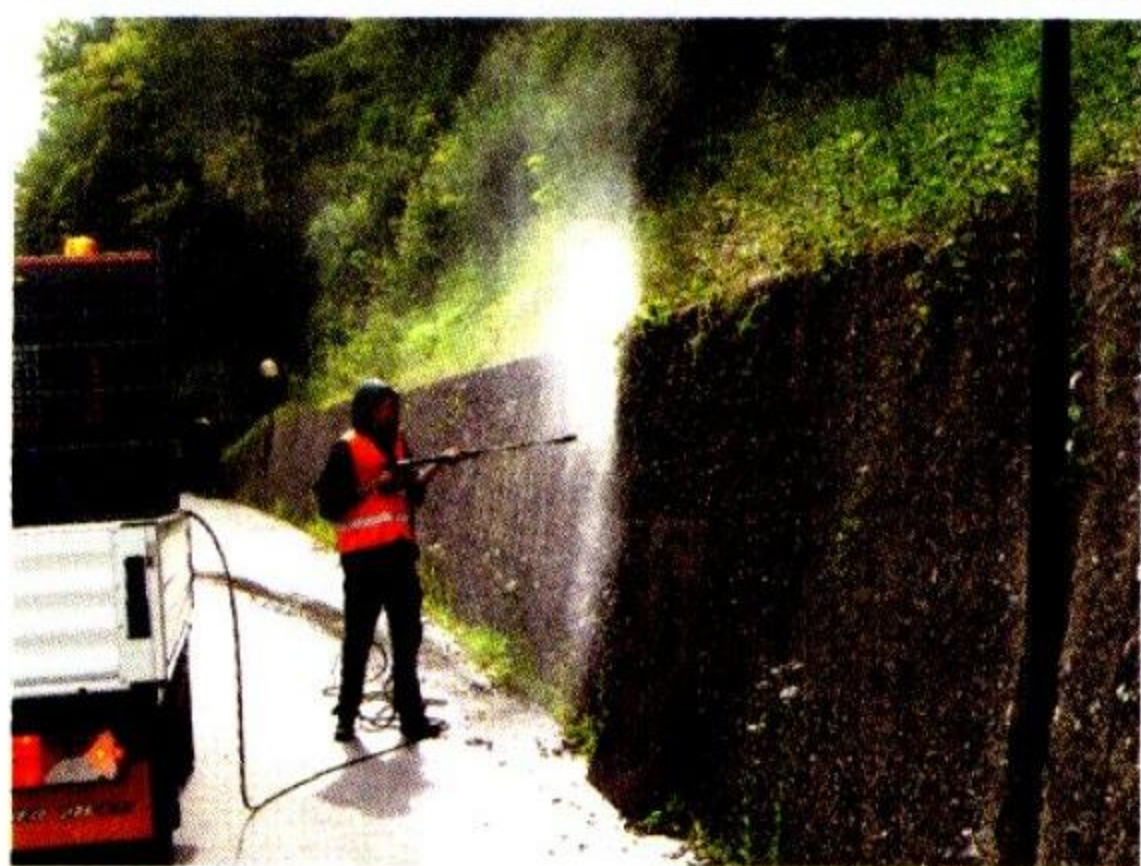
七八〇年代，紐約地下鐵塗鴉正風行的時候，政府也嚴加取締，為了降低在街頭塗鴉的風險，塗鴉者利用美國郵局免費的地址自黏標籤，先在家中用奇異筆簽名，然後在街頭隨走隨貼，造成自黏標籤塗鴉的風潮。一名韓裔美



塗鴉者Poster Boy，他的塗鴉工具就只有一把美工小刀，以及想像力與幽默感。



(by chille at flickr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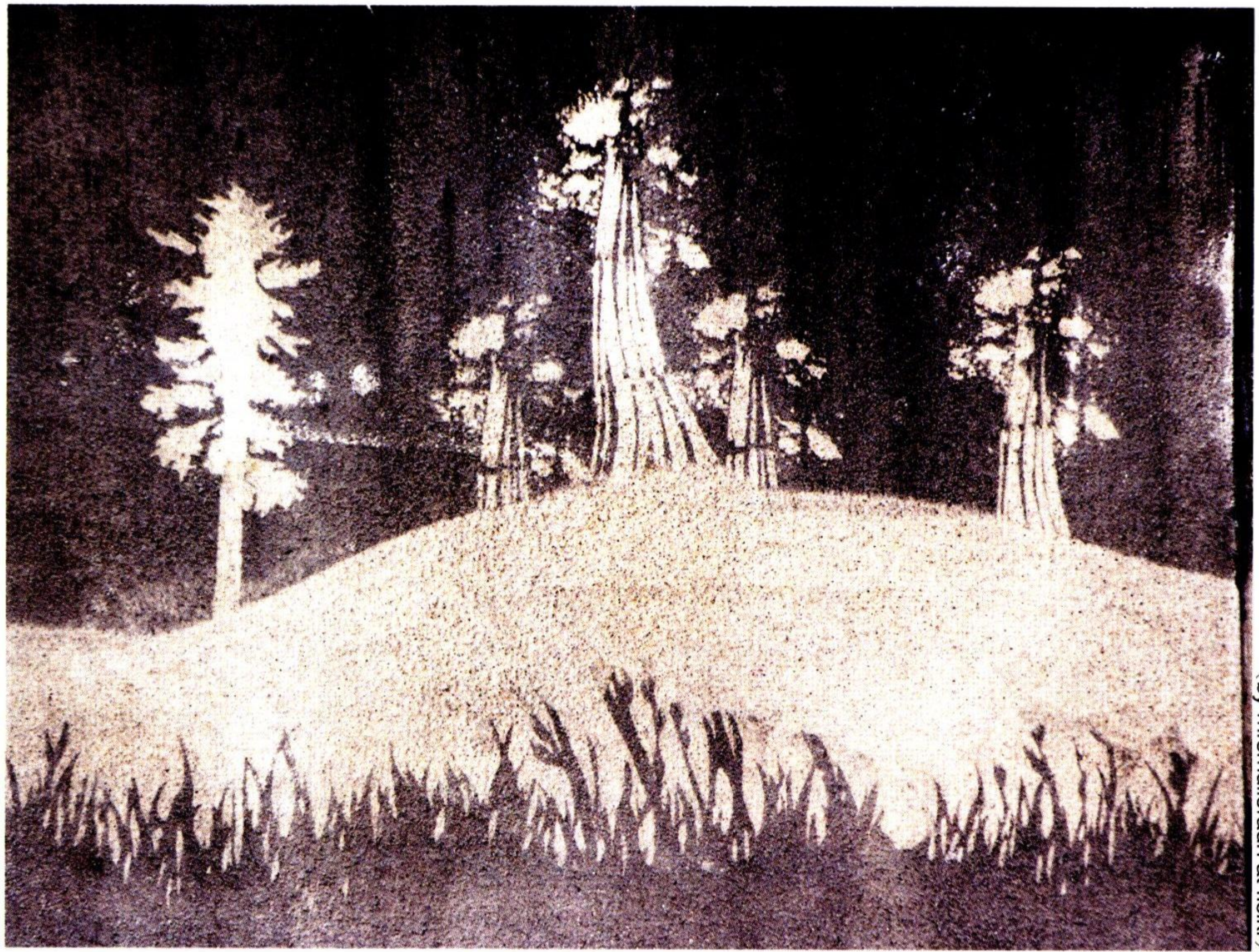


(by Piratenpartei Deutschland at flickr)



(by yeowatzup at flickr)

反向塗鴉挪用了模板塗鴉的概念，把噴漆罐換成了高速水槍。尋找都市中長年無人管理而為灰塵所覆蓋的公共牆面，幫政府「清洗」牆面。徹底翻轉了塗鴉的「破壞」意涵。



(by mrsullerauh at flickr)

人Ji Lee從漫畫的對話泡泡得來靈感，製作了一萬多張的空白泡泡貼紙，貼在街頭廣告中人物的旁邊，邀請路人在泡泡中寫下他們的批評與想法。讓廣告本來的企業單向傳播，變成了雙向的開放對話。例如，有人在玩具廣告的女孩模特兒旁寫道：「我需要的是愛，不是新玩具」。

### 清潔本無罪：反向塗鴉

塗鴉不只是在乾淨的牆面上寫字，從小我們也常在佈滿灰塵的玻璃或者長了青苔的水池底用手腳寫字。塗鴉者Paul Curtis就是從這裡得到靈感，而開啓了反向塗鴉（reverse graffiti）的創作。他挪用了模板塗鴉的概念，把噴漆罐換成了高速水槍。尋找都市中長年無人管理而為灰塵所覆蓋的公共牆面，幫政府「清洗」牆面。究竟是塗鴉，還是受到政府忽視的骯髒牆面在破壞都市的視覺景觀？反向塗鴉徹底翻轉了塗鴉的意涵，它並沒有「破壞」公物，反而是清潔公共空間。英國政府無法援引塗鴉法規，最後只好用「反社會行為」的條款，將塗鴉者定罪。這種塗鴉形式，目前也為商業廣告所用，在公共人行道上清洗出企業的商標，成本低廉，圖像經日曬雨淋後又會自動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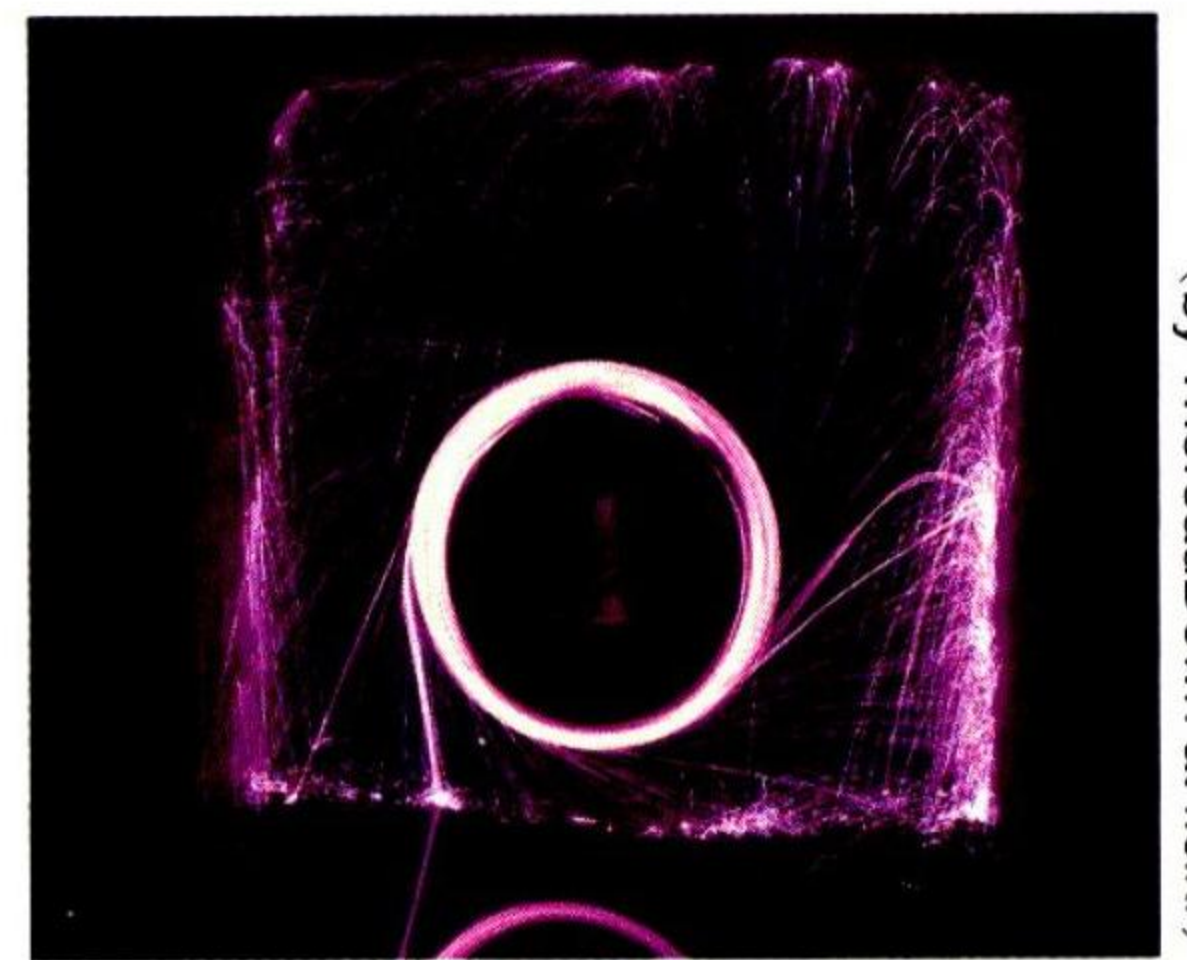


(圖片提供／陳冠馨)

### 光影塗鴉、身體塗鴉、行走塗鴉

1997年因白曉燕等重大刑案相繼發生，民間社團發起「用腳愛台灣」遊行，並且用雷射光束將腳印打在總統府中央塔樓上，來抗議治安惡化。這是不留痕跡的塗鴉。近來源自於日本的「光影塗鴉」(PiKA PiKA，閃閃發光的意思)則日漸風行。只要或仙女棒、相機、腳架，加上無限的想像力，就可以製作。夜晚手持手電筒在空中寫字或畫圖，相機使用B快門，就可以完成一張光影塗鴉的照片。幾張連續動作的塗鴉照片，用電腦就可以製作成動畫。有人在女友身邊，在空中寫下「I LOVE YOU」作成卡片(或者用一個大♥將女友包圍)以表達愛意。也可以城市作為背景，畫個南瓜車行駛而過。

廣義來說，我們的身體也是塗鴉的載體。西方的狂熱足球迷常在臉上彩繪國旗，算是「顏面塗鴉」；刺青是「身體塗鴉」；而上書文字或圖案的T恤以及徽章，則可以稱之為「行走塗鴉」(walking graffiti)。塗鴉的另一則意義是，映照出廣告的無所不在。藝術家Christoph Steinbrener與Rainer Dempf的作品，讓我們看到公共空間的真相。他們用黃色的箔紙或塑膠紙將某個都市空間中所有的廣告看板、標誌、企業商標等(除了維護安全的標誌之外)包起來，徹底改變了都市景觀。巨大的黃色色塊迎面而來，逼使我們看到企業與商標的籠罩。



(by ThoreauDown at flickr)

光影塗鴉日漸風行。只要手電筒或仙女棒、相機、腳架，加上無限的想像力，就可以製作。

#### 畢恆達

任教於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。從土木工程轉向都市計畫，再轉向環境心理學。對於空間與人的互動關係特別有興趣，常質疑我們生活的空間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嗎？希望能夠為社會中的邊緣人爭取空間，讓我們的空間更多元、異質，而有趣。著有《空間就是權力》《空間就是性別》《GQ男人在發燒》《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》等書。